执行主编：陈玉文　责任编辑：李振南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安宁　2019年2月25日　星期一　邮箱：lizhennan2008@163.com

■北疆观察

县级融媒体建设需要观念“革命”

□王文婧

县级媒体融合的“自我革命”没有终点，期间唯一不变的状态就是变革

日前，内蒙古日报融媒体中心和我区各试点旗县市区融媒体中心合作策划的“这是一场来自内蒙古的灯光秀”视频，冲破了时空界限，将伊金霍洛旗、牙克石市等多个旗县市区的除夕灯光秀呈现在全区乃至全国人民面前，让更多人在享受这场视觉盛宴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草原儿女新春的美好年景。

春节期间各地的景观灯光，是送给当地人民的贺礼，而借助新媒体的力量，这些唯美时刻则以更为璀璨的姿态向更多人绽放。其实，灯光秀只是其中之一，还有更多的好故事将借助新媒体被更广泛地传递。让县级行政区讲好自己的故事，需要县级融媒体中心发挥作用，而其影响还远不止于此。

县级地区最接近基层群众，在媒体资源上是一个尚未完全开发的宝藏。能否牢牢掌握这块意识形态前沿阵地，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到达的深度和广度，事关移动互联网时代国家基层治理的成败兴衰。在传统媒体传播话语权不断被稀释、传播领域不断变革的新形势下，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将其建成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社区信息枢纽，打通媒体融合的“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我区县级媒体融合进程不断加快，去年下半年更是掀起热潮，在国家宏观政策引导下，39个试点旗县市区进行了融媒体中心建设推进工作。期间，各试点旗县市区的融媒体建设成绩斐然，年底各试点完成了机构整合、中心挂牌、客户端入驻等基础工作；完善了管理制度，再造了媒体生产流程；确立移动优先战略，各地冰雪节等重大活动做到了移动直播；积极探索“媒体+政务+服务”发展模式，一些试点的实践卓有成效，如东胜区借助融媒体中心平台，搭建优质“政务+民生”服务平台，政府47个单位499项行政审批事项实现手机终端办理，多点联动的融媒体格局正在形成；策划推出了大量原创新产品，其中“我为群众唱大戏——小剧团唱出和谐乡村新风貌”“航拍和林格尔：飞跃南山花海”“毛乌素沙漠旅游”等点击量超过50万+，引起较好反响。

但是，由于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先进地区还有一定差距，县级融媒体的发展仍然薄弱。受到体制、资金、人才、技术等因素限制，很多地区的融媒体建设“有心无力”；经营管理上对外部“输血”依赖较大，自身“造血”能力不足；很多地区未形成有效的统一调度和信息共享机制，造成信息分散与资源浪费；在内容生产环节大多处于传统模式上的“相加”阶段，缺乏多元形态和样式创新，原创精品少，影响力和传播效果有限……

要解决体制、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管理部门加强顶层设计，以政策扶持确立战略导向。而要解决内容生产问题，则需要观念“革命”。目前，我区旗县市区媒体工作者已可以从身边事挖掘资源，立足本地区、关注普通人，以小切口来考察社会大问题，发挥了和本地民众直接接触多的优势。但是，现阶段融媒体产品缺乏对用户体验的针对性考虑，而脱离用户需求的媒介融合可能会沦为没有灵魂的传播技术堆砌。要在融媒体中有所作为，必须放下架子，脱离传统媒体以生产者为中心的惯性思维，从用户角度考虑问题，生产生动可感、有社交分享性的作品，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信息纷杂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

县级媒体融合的“自我革命”没有终点，期间唯一不变的状态就是变革。今年，我区剩余64个县级行政区还有非常艰巨的媒体融合攻坚战要打，已经完成媒体融合基础建设的试点旗县也有诸多后续工作要完善，这都需要我们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激发旗县媒体深度融合的力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洞见

字音变更不宜“将错就错”

□江德斌

说（shuì）服变成了说（shuō）服，一骑（jì）红尘变成了一骑（qí）红尘，粳（jīng）米变成了粳（gěng）米，荨（qián）麻疹变成了荨（xún）麻疹……一篇《注意！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刷屏社交网络，文中举了一大串读音改变的例子。好在教育部及时回应“古诗改读音”的假新闻，表示“尚未通过审议，应读原音”。

想当年，为了记住这些异读字，应付考试过关，大家都花了不少时间，偶尔有人不小心读错音，还会被人笑话。可没想到，现在错误的读音居然被“扶正”，变成了正确的读音，之前耗费心血记住的读音，如今却成了错误读音。难怪这篇文章会瞬间刷屏，引发众多网友感慨，惊呼“上了个假学”“当时好不容易纠正过来的读音，现在因为大部分人读不对就改了？”“这事还有少数服从多数的？”

幸好专家澄清，这是一个假新闻，文章里的异读音并未真正改动，还属于征求意见的阶段，正式发布的《审音表》应该不完全和《征求意见稿》一样，网友没必要担心。按照这个解释，读音改变还存在不确定性，可并未打消网友的焦虑情绪，质疑声仍然不断涌现，说明大家对这个事非常关注，国家语委应慎重考量，不宜“将错就错”。

汉语起源于象形文字，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后，形成现代汉语，有从形、从音等发音规则。其中很多的多音字、异音字，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有不同的发音，读音很容易混淆、读错，比如说（shuì）服读成说（shuō）服、粳（jīng）米读成粳（gěng）米，就是受到发音规则影响。而且，还有一些字用在诗词里，发音受到平仄声律制约，一旦被改变后，就会打破平仄规律，令整个语句失去韵律美。

汉语发音有着自身的规律，在演变过程中，亦受到历史文化的影响，经过千年的传承，已经深入人心，要是轻易改变的话，就会构成大众的认知紊乱，不知道该如何读音了。而且，字音在语文考试里，占了一定的分数，语音的改变，涉及考试成绩，对教师和学生的影响最大，将被迫改变教学内容，这也是引发网友强烈质疑的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对于一些有着特殊含义、特定语境的字音，需要坚守正确发音，宣传推广正确字音，不应轻易向大众的错误发音妥协，以免造成语音的混乱，偏离了汉语的原有演变规律，给社会和民众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辣语

在2019年央视春晚上，青年演员翟天临在小品《“儿子”来了》中塑造了一名“打假”警察。没想到，这位高学历明星因为晒出博士后录用通知书而被网友质疑论文抄袭、博士学位注水，“打假者”反被打假，令人始料未及。相关高校表示对学术不端行为持零容忍态度，已经成立调查组并按照相关程序启动调查程序。

——据新华网

锐评：博士打假，让学术回归纯粹。

北京313路公交车全程15公里，是卢沟桥农场家属院、北天堂村等地居民出行的唯一公交线路。因为路程相对较短，313路只有一名专职司机、一辆公交车。2008年，刘宝中从师傅手中接过了方向盘。他熟知每位老乘客，乘客们也有他的电话号码。工作之余，他给乘客充公交卡、替老大爷捎药、帮老奶奶接孙女；大妈心疼他出车早，给他带来亲手做的早点，得知他住院，乘客们纷纷到医院看望……当选2018年度“北京榜样”的刘宝中，在10年间，把小小的车厢打造成了“温暖的家”。

——据《法制日报》

锐评：有爱的旅途不孤独。

大学生创业，无论点子有多好、市场前景有多广，一旦付诸实施，马上就要面对最头疼的问题：钱从何来？2月18日，桐乡市“创业银行”正式揭牌落地。桐乡大学生“创业银行”是全国首个实体大学生创业银行，以大学生或青年群体为目标对象，重点扶持区域性政策鼓励和扶持的创新创业型初创企业。

——据《广州日报》

锐评：创业银行，给梦想一次机会。

近日，百年老字号“周钦公流亭猪蹄”生产商青岛鑫复盛餐饮有限公司因在京东商城上销售“流亭猪蹄”，被青岛波尼亚食品有限公司一纸诉状告上法庭。原告认为，相关商标“流亭猪蹄”已于2017年6月14日被依法核准注册，波尼亚拥有商标的专用权，被告构成商标侵权。近年来，很多老字号像此案一样被法律意义上的注册者告上法庭。

——据《法制日报》

锐评：要保护好老字号，就得给其戴上“法律护身符”。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隐私风险与网络生活便利如影随形。个人信息的不当扩散与不当利用，已逐渐发展为危害公民民事权利的社会问题。近日，在使用个人所得税App申报个税时，出现了许多申报人“被就职”现象，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就职”于千里之外。不少人认为，自己的身份信息很可能被盗用，从而导致“任职受雇信息”出现异常。

——据《光明日报》

锐评：对于越界索权的手机App，是时候用法治化的责任担当来约束其安装与服务行为了。

画里有话

出路

现实中，守信者比比皆是，但失信者也屡见不鲜，甚至还有屡教不改的“老赖”。打击失信行为，不能靠一个单位、一个地方孤军奋战，需要通过联合惩戒的方式，建立“不想赖、不敢赖、不能赖”的长效机制，彻底打消“老赖”们的侥幸心理。

图/徐骏　文/李振南

■来论

用制度守望“一元村医”的诗与远方

□谢军

不久前，“一元村医”吴光潮走红网络。

在浙江建德市乾潭镇梅塘村卫生室，吴光潮不管看什么病，对包括诊疗、医药、输液、包扎、针灸等内在的所有费用，只收病人一元钱。在“看病难”“看病贵”的语境下，吴光潮悬壶济世的情怀和精神更加可贵。这是如何做到的？政府补贴、村集体支持，再加上他经常上山采药，支撑他35年如一日地为村民“一元看病”。

一直以来，村医是农民身边的健康“守护神”。村医是农村医疗卫生载体，也是村民健康心理的依托，解决了村民医疗获得感和健康安全感的问题，延伸了国家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社会公平的触角。然而现实却是，在广大农村，“一元医生”是村民最需要的，也是当前最为紧缺的。

众所周知，“看病贵”“看病难”是农村公共医疗保障短板。而村医短缺更是令这两难难上加难。尽管城乡医疗保障体系已初步形成，村医“招不来、留不住、流失大”的现实，给老百姓“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期许打折。由村医资源短缺引发了老百姓对农村诊疗服务的担忧，而村医吴光潮的“一元看病”情怀与精神不只是一股清流，也为解决百姓看病贵难题指出了方向，但如何让更多医生扎根乡土为百姓提供更好医疗服务要深思。

健康中国，农民一个都不能少。在“健康中国”进程中，村医是农村公共医疗服务事业建设的中坚力量，有着不可替代的公益属性，相关部门应纳入整个医疗体系进行全面改革，引导医疗资源向基层倾斜，通过“制度造血”为“留得住、能发展、有保障”夯实基础。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各级政府要在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方面多向农村公共医疗服务倾斜，围绕“引得进、留得下、用得好”理念推动基层公共健康事业建设，用政策制度撑起“一元村医”的诗与远方，让村医全心全意安心从医，使农村健康服务体系更完善更高效。

制度是系统性解决农村“看病难”的良方，也是乡村公共医疗服务的支撑。解决农村看病难，离不开村医的个人情怀驱动，但更需要完善的医疗服务制度保障支撑。唯有在制度层面为村医增强身份归属与价值认同，引导更多医疗服务人员扎根乡村，如此方能维系村医救死扶伤的高尚情怀，确保乡村百姓在“健康中国”道路上不掉队。

■自由谈

把双休日还给孩子

□白守双

现在中国最忙的，恐怕要属上学的孩子们。

就拿小学来说吧，从周一到周五，他们除了要正常上课，放学之后还要赶一两个场子，到校外培训机构学钢琴、学绘画、学跳舞。回来后，草草地吃过晚饭，就得在大人的陪同下开始写各种家庭作业了，每天都得忙到晚上10点甚至11点以后才能睡觉。

平时这样倒也罢了，到了双休日，孩子总能休息一下了吧？事实并非如此，双休日各类家庭作业照样还有，各种培训和学习也照样落不下。就这样，孩子别说玩的时间很少，连适当的休息都无法保障。

我国有明文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小学其他年级书面家庭作业控制在60分钟以内，初中各年级不超过90分钟。可是有些学校和老师仍然我行我素，照留不误。很多作业单凭孩子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完成，必须要家长进行辅导或者配合才行。

按理说，童年是快乐的，应该像天空的小鸟一样快乐飞翔，应该像蓝天的白云一样自由飘荡。但现实并不这样乐观，有个小故事是这样的：老师手机有一天突然坏了，同学们高兴极了，大人问他们老师手机坏了你为什么还幸灾乐祸呢？他们天真地说，老师手机坏了，发不了信息了，我们就没有作业了，就能轻轻松松地玩啦！

说一千道一万，孩子太忙，还是应试教育在作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不输在起跑线上，表面上轰轰烈烈搞素质教育，实际上还是扎扎实实搞应试教育。难怪有人说，应试土壤上矗立的学校，不见康桥的柔波，难觅雨巷的丁香，泰戈尔的飞鸟掠过，真的没留下一点痕迹，徐志摩的挥手作别，也果然不带走一片云彩。所有的背诵都是为了试卷上的填空，文字殿堂里的经典，机械地肢解成生硬无味的阅读课。干涩的焦虑的眼睛，只在试卷上挤出一点生动和水灵，而那些原本属于这个季节的文字、思想和情怀，都在秋风中如落叶般远遁。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国家的未来，能否多给孩子一点儿玩耍和休息的时间，至少把双休日还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到户外多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快快乐乐地过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休闲时光，让他们的童年记忆不都是学习和作业，多一些与同伴玩耍的小美好。

■街谈

购物，不包装也可以

□黄碧梅

儿时，我常拎个空瓶子到杂货铺去打酱油。看着小店老板熟练地用竹提子舀出酱油灌进瓶子，空气中弥漫的微咸香味，到现在还能想起……那时，散卖无包装的商品很常见。与商品无包装相应的是，以前家里产生的垃圾很少。剩菜剩饭，留给鸡鸭吃；瓶子袋子，留着反复用；可燃的废纸什么的，塞进灶膛成了做饭的燃料……

如今，商品独立包装早已是常态。独立包装有一定的便携性，但也增加了对资源的消耗。再加上过度包装、豪华包装的存在，由此带来的不必要的浪费也越来越多。

近日，我偶然在北京发现了有家小店的售卖模式似曾相识：称重散卖。这儿的洗发水、沐浴露、洗衣粉等都无包装出售。想要购买，可以自带瓶子。小店的主人是个零包装无浪费生活方式的倡导者，不仅身体力行，也尝试用商业模式去推广。她周围也不乏志同道合之人，一起推动着这种生活方式的普及。

零包装传统的智慧重新成了新潮的理念。这背后，是对过度包装的反思。一个塑料袋，使用时间或许不过几小时，降解却要花上数百年。与其头疼包装制品垃圾的回收、降解问题，不如摆脱对塑料袋的重度依赖，减少垃圾的产生。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大家能省则省，无包装或者简包装显得自然而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差那点钱”“包装更卫生美观”“没有包装多不方便”这类观点更为普遍。哪怕是已经实施十余年的“限塑令”，至今依然不断遇到新问题。想要扭转公众的消费习惯，显然没那么简单。

环保的公众教育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这种消费方式要吸引顾客，单纯以环保为卖点是不够的。便利、卫生、品质、价格等，也要充分考虑。

在上下游的配套体系尚未完善之时，刚刚起步的零包装商业尝试，很可能会遇到诸多挑战。但是这种让消费褪去过多不必要的包装的尝试，还是相当可喜。谁说星星之火，就不能燎原呢？